

從研究大英博物館的 數位典藏談 臺灣原住民織物的重製

Talking about the Reproduc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Fabrics from the Study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蔡玉珊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Tsai, Yu-Shan Department of Textiles & Cloth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2015年某天經英國友人 Pamela A Cross 女士告知，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也有一批臺灣原住民的文物藏品，我好奇地上該博物館的數位藏品網站瀏覽¹。藏品分別有泰雅、平埔、卑南、布農、排灣這幾族的服飾，總數約有兩百件，除了近百分之三十的素色和簡單直條紋的梭織窄幅長布外，還有方衣、長衣、護腳布、刺繡的攜物袋、腰帶、披肩、胸兜和紅色的獵頭袋，其中被列為泰雅族的數量最多，但泰雅族過去包含太魯閣族和賽德克族在內，兩族先後已於2004年和2008年經中華民國政府核定成為臺灣原住民族。這些臺灣原住民的藏品分別來自個人與政府的捐贈。最早入藏的時間是1870年，早期的捐贈者有 Robert Swinhoe(史溫侯)、John Alexander Man(滿三德)和 William Campell(甘為霖)等人。史溫侯是派駐臺灣的英國領事官員(1861~1866年)，也是知名博物學者；滿三德是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英籍駐臺灣官員(1868~1869年)；甘為霖是英國長老教會派駐臺灣的宣教師，1871年起在臺灣服務四十多年²。另外，多數以As1910作為編號開頭的藏品來源則都標示著福爾摩沙政府所捐贈“donated by Formosan Government”。筆者根據「臺灣原住民文獻」電子期刊2014年2月出刊的一篇由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胡家瑜教授的文章³推論，這批藏品極有可能就是臺灣在1910年日治時代，在英國倫敦舉辦的日英國際博覽會(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0)展覽後所留下部分捐贈給大英博物館的展品。

瀏覽中，一件編號As1910,1207.111，由兩片長方形織布縫合成近方形的泰雅族披肩引起我的注意，因尚不曾在臺灣原住民的織布展和博物館出版的藏品圖錄中見過此類的織布，因此更加深我的興趣。雖然這件在網頁上只有兩張圖，即正面全貌和正面局部圖，且圖像的解析度並不高，但我還是想挑戰，試圖將披肩重製織出。

此披肩有紅、藍、白三色，構圖橫切分成五行(兩藍三紅)；主要的大圖案有三種，除了藍、白色的一種圖形外，還有兩種是鋪滿紅色浮緯線的變化菱形圖案。我根據下載的網站圖片，首先以方格紙⁴繪製這三種大圖形。藍、白的圖形隱約地可以看到布底，較容易掌握它的結構，但紅色圖形的部分，布底完全被浮緯覆蓋，故只能臆測。在研究紅色圖形時發現，以傳統地織機織出的重複圖形，其寬窄尺寸並非都織得一樣，加上無法得知這部分的組織結構和線條的浮緯寬度⁵，因此必須自己斟酌修正這些由長短斜線組合的單位圖形，力求同一種圖形的標準化。等三種圖形都畫好之後，再分兩項作檢查，其一是檢視三種圖形的單位長與寬的格數是否合理，它會直接影響到上下列不同圖案之間的高度比例和對應位置是否與原藏品吻合；其次是檢測布寬，以原藏品作標準，用三大圖各自的單位經向格數乘以重複次數去演算，看這三大圖的經線總數是否一致。等比對、計算確定無誤之後，才能著手整經和設定穿綜規則，準備開始重製。

初次重製上述那件大英披肩藏品時，其正面圖紋和原藏品很像，但因為使用的苧麻線較粗，所以尺

寸較大。完成後，我檢討覺得以泰雅族北勢群的新娘衣所使用的那種多色緯夾織的方法去織，其背面因佈滿緯浮長而顯得有點粗糙，應該有更好的織法才對，於是又重新試織了第二次。這次我也改採用較細的日本蠶絲線當作經線，讓披肩的尺寸變小一些。這次的織布正面效果還是和原藏品相似，但明顯的是織布背面不再像第一次的那樣佈滿緯浮線，



筆者以大英博物館網站的數位典藏圖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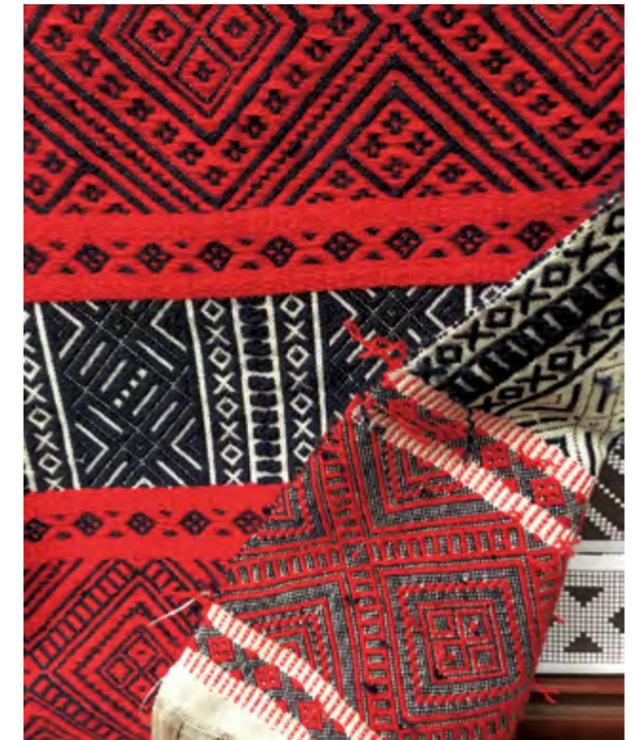
大英博物館編號As1910,1207.111的泰雅披肩
大英博物館提供和版權所有 copyright of the British Museum

而是將深藍色的緯線夾入組織當中，織布因而顯得更加紮實緊密。第二次的研究結果是讓我滿意的，但畢竟沒有看到原藏品的背面結構，所以還是無法知道是否與原藏品的織法吻合。

為了追求真相，我寫信向英國朋友 Pamela 求助，請她幫我詢問大英博物館是否願意接受付費提供藏品的背面照片，這樣我才能確定第二次的重製是



第一次的試織布背面佈滿緯浮線



第二次的試織布背面結構更加紮實緊密

¹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search.aspx?place=41614&page=5 (大英博物館數位藏品網站)

² 胡家瑜, 2013.《塵封的物質遺產與再現的文化意象—十九世紀西方人採集的「平埔」藏品》。P.8~9, 族群歷史 文化與認同 臺灣平埔原住民 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³ <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20&id=775>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獻網站)

⁴ 使用方格紙繪圖，每一直向格代表每一條經線，每一橫向格代表每一條緯線。

⁵ 經線的密度與緯線的浮長寬度(指橫跨經線的條數)決定織布圖形線條的粗細。當經線的密度愈稀或緯線橫跨的經線數愈多，則圖形的線條愈粗。

否正確，但是朋友回信說大英博物館的人員很忙，應該不太可能，但倘若我不介意的話，她願意就地申請，進去典藏庫拍攝。她的提議讓我求之不得！為了慎重起見，她還特地問我拍攝藏品時該準備那些用具以及鏡頭該聚焦的重點和細節。一個月後，我收到了很多張 Pamela 在大英博物館所拍攝的四件相同織法的不同藏品圖檔，鉅細靡遺的全貌與局部的正、背面圖片都有。

四件藏品中，除了原先研究的那件披肩外，還有另一件不同圖案的披肩、一件紅色的長袖衣以及一對護腳布。與原件披肩的圖片作比對後，我確定第二次嘗試的織紋結構方向是正確的，唯一不同的是原藏品布背面的紅色圖紋線條較細一點，即我織的紅色浮緯在背面比原作少了一次交錯（這部分只能從織布背面才看得到），但主要的結構則完全一樣。有了第二次的重製經驗和四件不同藏品的完整圖片資料，讓我後續的分析更加準確和順利。等第三次正確地完成編號 As1910,1207.111 的披肩重製後，接著我又挑選四件中

最殘破，編號 As1910,1207.112.a-b 的一對紅色護腳布繼續作研究，並根據朋友所描述的資訊（線材、尺寸等）也完成重製。從照片中可以看出該對護腳布的正反面紅色浮緯已嚴重磨損或脫落，背面有部份已用薄紗布貼合固定布底。雖然在臺灣曾見過幾件原住民的護腳布和圖⁶，但是大英博物館的這一對護腳布的圖案更加複雜和漂亮。

近十幾年來，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紛紛成立數位典藏資料平台與大眾分享，雖然建置工作繁瑣，但能提供舊文物圖文給大眾觀賞和作研究，讓傳統文化與優良技藝得以保存和活化，也是博物館成立的重要功能與價值。這次多虧大英博物館的開放態度與 Pamela 的熱心幫忙，雖然沒機會親睹實物，但藉由過去多年分析過臺灣原住民各族經典織物結構的經驗，還是能憑著圖片的影像與文字資訊再次完成一次特殊技法的研究。

與東南亞其它國家的部落織品相較下，臺灣原住民所遺留下來的傳統織錦盛裝精品數量並不多，



大英博物館的藏品原件與筆者重製的護腳布合照（左圖為正面，右圖為背面）
大英博物館提供和版權所有 copyright of the British Museum



筆者根據原藏品圖片完成重製護腳布

除了在臺、日的幾間博物館及少數的民間收藏家外，在部落中已很難再看見，主因是臺灣原住民的人口不多且複雜織錦的挑織過程相當費時，另外的原因是部落的織布技術過去僅靠身教口傳，缺乏紀錄，加上日治時代五十年的禁織與工業時代的手工織做風氣式微，導致高階技術失傳。這幾年有幾間博物館陸續添購重製的臺灣原住民傳統織布，各族為了復振傳統文化，也紛紛尋找專家協助，想找回祖先的優良技術，希望讓族人重新穿戴傳統的特色服飾來增強族群共識與自信和彰顯祖先的榮耀。

近十年來綜觀幾次臺灣原住民的重製織品的公開發表，總讓人質疑在專案成果的審查會上，評審們是否曾對重製品和所依據的原件做過兩者之間的比對？否則若完全相信「大師專家」的能力，加上

大家普遍對織品的結構與技術不瞭解的情況下，必然導致接受錯誤的重製結果。事實上負責分析與重製的接案者自己應該是最清楚狀況的，在沒有辦法分析出原件的織紋結構時，應該坦承據實以告，否則任意改變原件的結構，轉換以自己會的不同族的技術來取代，或是以土法鍊鋼的粗糙方式模擬原件的圖紋進行重製來矇混過關，都有損臺灣原住民各族傳統經典織布在國際行家與後輩研究者眼中對它的公平評價。

針對近年有關臺灣原住民織物重製發表所見到的幾個問題如下：

（一）重製與創意織造不能混為一談。以梭織技術來說，一個圖案可以用幾種不同結構的織法來表現，但重製的織品應該忠於舊藏品的織紋結構，否則不應稱作重製，因它可能將傳統的做

⁶ 本人曾研究過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博物館所收藏的賽德克族的兩對護腳布，其中一對小菱格紋布屬於雙經單緯的「米粒織」織法；另一對單經雙緯的大菱形紋布雖然經密較稀，織布非常厚實，但其圖形和織法與這次分析的大英博物館所藏的護腳布類似，因而推論兩者同屬於賽德克族的。

法簡化或作了改變，日後將造成混淆和誤導。臺灣原住民不同族的經典織布，常有其不同的織法，例如布農族的盛裝菱形紋長衣、排灣族的喪巾織錦及平埔噶哈巫族的錦標掛旗，光是在我們看似最簡單的彩色橫條紋上，這三族的結構就各自有其獨特之處，故重製時不能轉借以泰雅族的織法去張冠李戴的套用。

(二) 近年常看到部落使用進口的簡易織帶機 (Inkle loom) 和卡片梭織 (Card weaving) 技術織做

長帶，前者在未改變原有傳統織帶結構的原則下，轉換以輕便的織帶機來織做是可以成立和被接受的，但後者的卡片梭織技術與結構則完全不屬於臺灣原住民所原有的，因此這類織帶產品即使其幾何圖形與部落傳統的圖案相似，只能被列為是近代外來工藝技術的產物。

(三) 很多博物館的藏品圖錄和服飾展覽時都只展現正面的圖紋，而不顯示織布的背面。織布結構的優劣可以從織布的背面看得出來。一般人欣賞的重點只看織布表面，甚至誤以為正面圖案與原件的相似就是做對了。檢查重製織布是否正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原件與重製的織布並排著一起看，不但要比對正面的圖紋和尺寸，尤其更重要的是檢查背面的織紋結構是否相同，這項檢查不需要精懂織品的專家，一般人應該也可以分辨異同。如果重製者無法帶來原件實品，至少也應提供原藏品的正面與背面的全貌和細部照片、研究時所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掛旗藏品(左)與筆者分析後的重製織品(右)作比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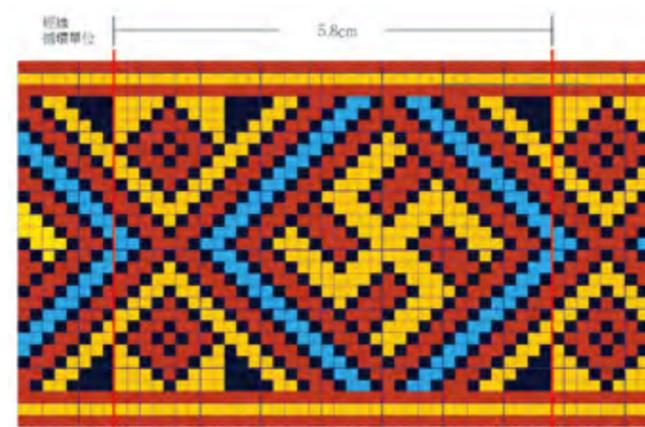
作的結構分析及量測筆記、試織布片，以及最後重製時所使用的織紋結構圖和織做技術說明，讓審查者作比對。

(四) 有些展覽將織布的圖案繪圖當成是織紋結構圖⁷，但這兩種圖表的樣子和用途是不一樣的。正常來說，重製一件藏品時，首先要解出每個圖案單位的織紋結構，之後才能據此判讀⁸找出每個圖案的繪圖(模擬圖)，而不是先有圖案繪圖才來作織紋結構圖。若事先沒有做織紋分析而只有圖案繪圖，則重製的織品有可能出現問題。另外沒有織紋結構圖的原因有三種可能：(1) 例如我起初研究大英博物館藏品時，因無法看到原件藏品，只能從織布圖片嘗試繪圖後再倒推還原，推論其可能使用的織紋結構，等織做技術確定後再進行重製；(2) 如同泰雅苗栗泰安區常用的單色或多色緯挑花圖案，因使用的是較簡易的平紋夾織，它可以不必有織紋結構圖而直接看圖案繪圖織布，但這種織布的背面常有彩緯浮長，其織紋的交錯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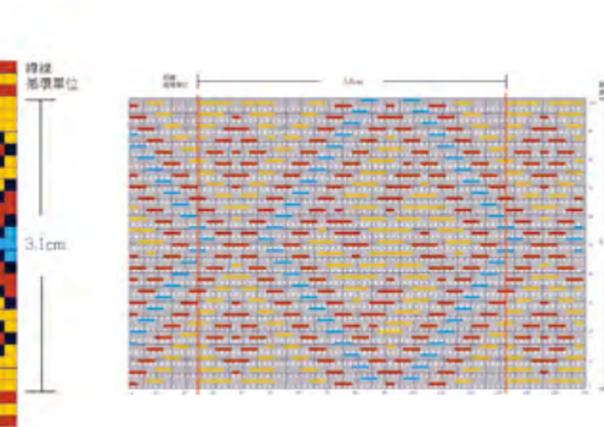
較少，若再加上經、緯線的密度不足的話，將造成織布的浮緯線容易鬆脫；(3) 對於某些族群的織錦已有相當的織做經驗，即使結構複雜且織做技術並不容易，但只要有圖案繪圖，仍有辦法依熟記的結構規則織出，這也是少數技藝專精者才能達到的境界。

(五) 重製的尺寸難免會因線的粗細不同和打緯的力道不同而和原件有些差距，這是因為是手工織做的關係，即使相同的人，前後不同時

期織做的同一塊布也不見得會相同。但基本上不論是使用傳統的背帶式織機或轉換以現代的多臂織機重製，織布的織紋結構都必須完全符合原藏品才行，至於圖紋的重複次數與尺寸只要不相差太多都是可以接受的。一般重製織物若與所分析的原藏品相較下顯得過於粗糙，除了是使用的線材較粗，另外經、緯線的密度不足或織紋結構錯誤也都是原因。



圖案繪圖



織紋結構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噶瑪蘭新娘裙藏品(左)與筆者分析後的重製織品(右)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平埔巴布薩族的織錦衣(右)與筆者重製的半幅布片(左)

⁷ 織紋結構圖即組織分析圖，是記錄單位圖形內的每一條經線和每一條緯線的交錯情況，圖中每一直線格代表一條經線，由左而右依序排列；每一橫線格代表一條緯線，依序由下而上排列。紅色橫線代表紅色緯線，其橫跨的格數表示紅色的浮緯長度(藍色與黃色亦同)。沒有標示彩色的橫向列都是布底的平紋組織。圖中“x”符號表示經線在上(提起)，空格表示緯線在上。

⁸ 織布的圖案是依據經、緯線的交錯結構所產生，但當經線或緯線密度較高時，一些浮長較長的線會蓋住浮長較短的線，因此在繪製圖案時必須判斷是否應刪除被遮住的短線以符合視覺上的效果。

致謝
本次遠距離的研究得以順利完成，要特別感謝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以及Pamela A. Cross女士的協助與拍攝。